

欧 阳

前些日子和朋友说事儿，进到一家不知道是咖啡馆还是饭馆的洋地儿。坐下来没说两句话，喜欢东看西瞧的朋友就略带兴奋地让住斜对过左边看。

“看什么？”
“大明星呢，你没看见吗？”
“哦，那有什么好看的，别订得人不自在打扰了人家。”我老眼昏花，真要看也看不清，况且确实也没有兴趣看。

“怎么会打扰，他们都很受受被瞩目的感觉，咱去签个字吧？”

不会吧，都一把年纪了。再说如果大明星真要觉得自己是个人物，那真就不值得尊重了。

“你就是这样的人！”被我浇了凉水的朋友有些埋怨，但还是把走了的神拉了回来。

我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在朋友看来，我是那种什么本事没有，还念想着昂首向天用鼻孔接雨水的人。其实我自己知道，牛气呢还是有点想有，但确实是一点也没有。主要是随性惯了，又不乐意琢磨人，所以呢，在真诚地对谁都很尊重的同时，内心里实际上是希望别人也尊重自己或者是自重。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吧，结果那些骨子里将人等级排列的人精准免感觉到啥资本都没有的俺，有过严于矜持了。

客观说，把我这种人归类到矜持模子也没什么错，似乎社会就是如此，社会现实当然也不会有错，故而只能说俺有点“怪”，用北京话说就是有点“独”——貌似和别人不一样的样子。“独”人当不了爷，按皇上身边的群众话说就是：您要不当孙子就当不了爷了。

想到自己怎么着也是个巡山小妖，当孙子的事儿焉能纳入人生计划，可“爷”的谱确实也很诱人，洞主是不敢想了，炮爷怎么样？有派吧，“六爷”多有滋味啊。



话是这么说了，可这辈子“爷”的理想怕是实现不了啦：我怎么也改不掉不当孙子的恶习，这种骨子里的东西有脑、无脑的时候都会冒出来，要掩饰实在是非常困难。

说个自己的事儿吧。有一年奉命住客栈，结果发现一大腕演艺人员居然也在我住的客栈闲晃，那个到现在脸上都一点没变老的影星也在，而且还时常被我看到。她看起来可能和现在一样年轻，像十七八岁的大姑娘，貌美得勾眼不说，也一定会让小伙加速心跳。我寻思着要是能像静物般近距离审读一番就好了，可是一直找不到借口让人家停下来，咱也不是孙子，死皮赖脸的事干不了。

可巧，有同仁想要她的签名，进了客栈正在门口着急的时候看见了。这算是有机会了。中午饭口的时候我拿着明信片 and 笔早早地就在路上候着，见到委员立马凑近前去索要美女的签名。人家很随和和自然就答应了，我激动得正准备加速心跳，可看见她的手立马就改了心思：那不是大姑娘的手，会不会找错了人啊？想着这事，静物是不是化妆的初始计划也忘记了。

后来自己反省了一下，大家都是血肉之躯，不该用舞台上的形象来异化他们。这之后明星们就消失在普通身影中了，什么有谱的爷，没面儿的孙子，真要有，也是官爷不是？三教九流兴许就不沾边儿，只要心中没有，其实就没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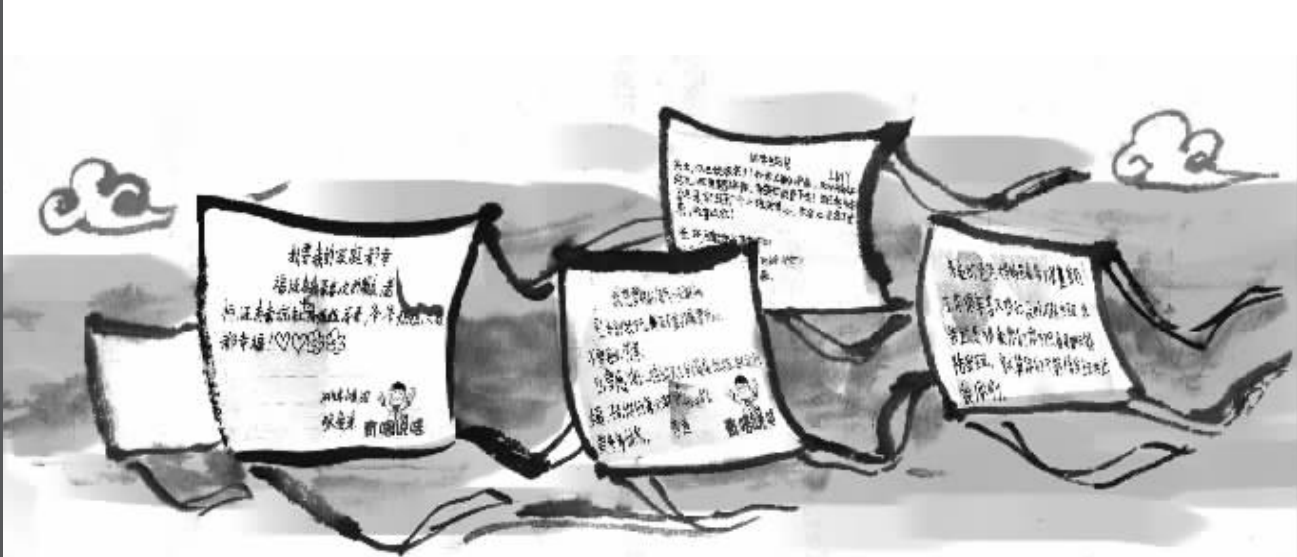
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这么想。再后两天我在电梯里，电梯门正欲关，结果门开了，当红的唱歌艺术家双手抱着一大堆物件儿走了进来，我举着手、面带微笑地转向她，请问她几楼的请字还没说出来，冷漠的指令就从脸侧隐、头高昂的嘴里送达了我的耳朵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但手还举着，想听到请字。大概是听见我的笑声有点失真，她终于把眼光转了过来，可请字她似乎习惯了不认得。这样我就只好装着眼中无人的样子，自己一个“爷”了一回。结果感觉不错，大腕不仅没怒，反而正常人一样，连带着瘦小的身体一起，把抱着的东西抖了抖，腾出手来亲自为自己服务了一把。

晚饭的时候我把这事儿向我们住客栈拿事儿的老姐姐学说了一下，“当爷的感觉不错嘛。”我告之。

没想到老姐说，你真是不懂事，你受委屈了吗？助人为乐的举手之劳，你还要人尊重你？“那不是爷干的事儿，孙子才那么干！”

真是晕啊，本来是想尝尝“爷”的滋味，结果扮演了孙子的角色，您说，这“爷”到底是什么滋味啊……

如果爸爸妈妈在我身边



(图中是“小候鸟”暑期夏令营的孩子写的部分心愿贴内容)

本报记者 叶小钟 刘友婷

本报实习生 唐丽

“如果爸爸妈妈在我身边，应该也会像其他的爸爸妈妈那样，带我出去玩，给我买很多好吃的……”

“如果爸爸妈妈在我身边，我们就能一起过新年了……”

“如果爸爸妈妈在我身边，我被人欺负了，他们肯定会帮我出气，我就不会那么委屈了……”

几个小朋友课后围坐在一起，诉说着这些“如果”。他们都是来自各地的小候鸟，趁着今年暑假，被在深务工的父母接到深圳。在父母身边的他们，也和非留守儿童一样，脸上洋溢着满足、幸福。

被爸妈管着是一种幸福

“去年我生日，一整天爸爸妈妈都没有给我打电话，我心里有点难过，还挺不舒服的。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太忙太累了，才会把我的生日给忘记了。”11岁的谭子杨来自四川，暑期放假被父母接来深圳住一个月。

“晚上回到家，看到一个包裹，我拆开包裹，里面有一幅拼图，是妈妈偷偷给我准备的礼物，我特别开心他们记得我的生日，也特别想见到爸爸妈妈。”

谭子杨虽然是男孩，心思却特别细腻。他时常羡慕有父母陪伴的小伙伴，羡慕他们能和父母一起生活，有父母陪着出去玩。

“前段时间，我被一个同学打了，因为他说我抢走他的好朋友。我怕爸爸妈妈伤心，也怕他们生气，不敢告诉他们。那时候心里特别委屈，我觉得是因为爸爸妈妈不在我身边，他们才敢欺负我。”诉说委屈时，这位小男孩眉头紧锁，强忍着眼睛里打转的泪水。

谭子杨下学期就上六年级了，跟一般孩子不一样的是，他喜欢被父母管着。“大人管小孩天经地义，爸爸妈妈是爱我才管我的，我看到有些同学的爸爸妈妈不管他们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像是很讨厌他们。”他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，“有一次我给爸爸妈妈打电话，爸爸妈妈听到我说考试考差了，感觉他们声音都变了，好像是想哭的声音。那时候我觉得爸爸妈妈是爱我的，他们关心我学习，希望我长大了有出息。”

心里纵使是万分思念，小小孩童却特别能理解外出打工的父母。在谭子杨眼中，父母也是希望和他一起生活的，但为了让他有更好的生活，才不得已到深圳，离开全是为了自己。“我听爸爸的朋友说，爸爸在深圳总是一副在想着什么的样子，我觉得他是在想我，我也在想他一样。”

记者了解到，将谭子杨留在四川老家，谭妈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的学习管教了。她担心由于不能在孩子身边辅导功课，孩子成绩跟不上。

谭妈妈告诉记者，子杨曾在深圳上幼儿园，但由于婆婆在深圳住得不习惯，子扬才跟着奶奶回到四川。“三年级时我们也想接他过来，但又怕不久我们也会回老家，担心总是转学对孩子不好。”

“我想和爸妈在一起”

跟谭子杨不一样的，12岁的郑雅芸从二年级起就跟着父母从福建来到深圳。而即将就读五年级的她很担心明年就要离开父母，转学回福建老家了。“我不想回去，我想和爸爸妈妈一起留在这里。在老家没有人陪我玩，我的朋友都在深圳。”

当记者问到为何要回福建上学时，郑雅芸算了一笔账：“在深圳读书，一个学期的学费要2000多元，在福建只要100多元。深圳一学期的学费够我在福建读好多年书了。”

通过观察父母心情，郑雅芸感觉到父母

生意难做。“我们家开了一个店，卖家具的。可是每天很少人来买家具，生意不好时，爸爸妈妈会难过，他们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，我看着也难受。”

“没有人来买家具，我很难过。没有生意，爸爸妈妈存的钱一下子就没有了。可是不卖东西，其他工作也很难找。”家里的店面生意影响着这一家大小的心情。

郑雅芸平日会帮父母分担家务，她告诉记者，自己会洗碗、洗衣服、扫地、拖地。“妈妈比较辛苦，要做生意还要照顾我和弟弟，我做家务也是应该的。”

唯一让郑雅芸高兴的是，回到福建，能和高中的姐姐在一起，不像现在这样，只有暑假才能见面。她也心疼一直在老家上寄宿学校的姐姐。

“我很喜欢姐姐，每次暑假结束，姐姐回福建我都忍不住哭，以后周末，我们就可以用姐姐的手机和爸爸妈妈视频。”

郑雅芸的父亲郑爸爸向记者透露，送雅芸回福建主要是迫于经济压力。深圳的费用增长太快，过去学费一学期1600元，现在一学期2500元。雅芸不是深圳户口，只能上私立学校。“现在生意也不好做，房租涨得又快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会待到什么时候。如果学费不贵，或者生意好做一点，为了孩子好，肯定会继续将她留在身边的。”

送雅芸回福建，郑爸爸最担心的是孩子的性格。他告诉记者，现在活泼开朗的雅芸，小时候很内向。他还担心回去后，孩子不会像现在这样跟父母说心里话。“以前将她留在福建，一次我们走得匆忙，没有告诉雅芸就离开家去了深圳。她打电话过来，问我们为什么去深圳都不跟她说，她哭了大半天。我很心疼……”

“我想每天都很多很多人到店里买东西。我想读大学，快点工作，赚钱了就可以孝敬爸爸妈妈，以后回福建了，我想每年暑假都能回来，我答应了我的好朋友的……”郑雅芸细细诉说着她的小心愿。

这是发生在深圳市龙岗区南坑社区服务中心二楼的“小候鸟”暑期夏令营课堂上的一幕。20个小孩围坐在一起，准备开始今天的课程——女童防性侵。

“南坑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社区，企业特别多，外来人口占社区人口的95%以上。前几年南坑社区工作站人员留意到，每到寒暑假，社区就多了很多小孩，了解后得知这些小孩都是趁着放假，从老家来深圳和父母团聚的。这也是‘小候鸟’夏令营的由来。”深圳市东西方社工服务社的陈燕奇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。

据陈燕奇介绍，南坑社区“小候鸟”夏令营由南坑社区圆梦慈善基金会出资，南坑社区工作站、东西方社工服务社联合开展的公益项目，主要服务暑假从外地来到深圳看望打工父母，如“候鸟”般迁徙的留守儿童及其家庭。

他们的关系，亲密又陌生

由于长期不和父母在一起，很多留守儿童都变得沉默寡言。采访之前，记者曾打电话给深圳市东西方社工服务社的陈燕奇，希望采访对象是爱说话的孩子。“这很矛盾啊，本身留守儿童就是比较内向的，又怎么会爱说话呢？”电话另一端这样回答道。

她的话提醒了记者，因此在采访前就准备了些小零食。

接触留守儿童并不多，对他们的印象也只停留在可能会比较内向这一层面。采访时，这几个十一二岁的小朋友成熟懂事还是触动了记者。是欣慰，更多是心疼。

他们还那么小，怎么能那么理解父母呢？别说其他孩子，已参加工作的我们都未必能做到他们这般。

“我喜欢爷爷奶奶，不会惹他们生气。我会扫地、洗碗、煮饭、照顾妹妹，但是不会煮菜。”这个名叫唐博伟的小男孩还不到11岁，就能主动承担家务。然而，在这些孩子眼中，分担家务是再正常不过了，因为身边的小伙伴们都是这样做的。

他们几乎都知道，父母出去打工是为了自己能有更好的生活，若不出去，在家里是很难找到工作的。这时，在这些孩子眼中，他们和父母的关系是紧密无间的。父母为了他们在努力工作，他们的存在是父母的精神支柱。

因为懂得，所以一个电话、一份生日礼物、一次短暂相聚就能让他们感到幸福。

然而，又因为见面少，他们中的很多觉得自己“跟父母并不熟悉”。

“爸爸妈妈给我打电话时，都是他们在问，我回答，我不太说话，我跟爸爸妈妈不太熟悉。”相比起和父母住一起，10岁的王心怡更喜欢跟奶奶住一起。

“我喜欢奶奶来接我放学，因为奶奶会给我钱买零食吃。给妈妈打电话的时候，一般都是我问妈妈要生活费，这是奶奶让我问的。”唐博伟和63岁的奶奶住一起，情感上，他更依赖奶奶。

“加上今年暑假，项目已经开展了五期，这一期有105名‘小候鸟’参加。为了让课程更有针对性，我们规定报名的‘小候鸟’年龄限制在7-12岁之间。”陈燕奇说，“在开课前，我们进行了一周的宣传。在报名第一天，早上八点到，南坑社区服务大厅门前的广场就排了很长的队，很多课程都是在两天内就被报满了。”

据了解，除了延续往届绘画、手工、书法、英语等兴趣班、社会体验以及家庭文化营造之外，本届夏令营重点关注“候鸟”儿童的安全教育，包括儿童防性侵、校园防欺凌等课程。近年来，儿童被性侵事件媒体曝光增多，特别是留守儿童。在设想开课前，社区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找了五六位家长访谈，发现家长在这方面防患意识不强，“他们大多觉得应该不会发生，不愿意正视这一问题。因此，我们觉得更



书法/李法明 绘画/赵春青

『你的愿望，我来实现』

本报记者 刘友婷

“老师，我将作业拿给爸爸妈妈检查时，他们说没时间，让我自己看，但是姐姐帮我检查了。”当老师在上课前问及昨日家庭作业父母反馈情况时，一个小朋友举手说道。

“老师，我的爸爸妈妈跟我一起做作业了，他们还陪我读了课文。”坐在斜对角的另一小女孩站起来说道。



闫同兴

每次见到你
总是那么惊艳
不敢看你清澈的双眼

暖阳温馨着儿时的庭院
谁家懂事的孩儿啊还伏在破旧的小桌旁边
还是那么孜孜不倦

褪了色的罗圈椅上
爷爷捏着那根长长的旱烟袋
歪着头睡得酣然

奶奶捻动着小脚
微笑着
招呼鸡群到墙角边用餐

老枣树上的大红枣儿
就像一个红色的小灯笼
照亮了童年的向往

童年的旧照片

儿时的梦想啊
杨家将一样为国为民忠心肝胆
袅袅炊烟萦绕着乡土的思念

每次看到你啊
我就这么深情地期盼
回眸一笑啊灿烂了整个春天

日的正午，阳光灿烂，抑或宁静的夜晚，月光如水，斜倚在床头，随意翻开一本诗书，看着看着，手自倦了，打起了瞌睡，书滑向了一侧，然后进入了甜甜的梦乡。

这种零压力下，无目的的读书状态，更更初心，更随本性，更合本意。读书，不再是为了考取功名，不再是为了光宗耀祖，不再是为了飞黄腾达，可以散散淡淡地读，随心所欲地读，甚至可以漫不经心地读。

这是闲来看书的姿态，不必计较位置，亦不必讲究读姿，坐着读可以，躺着看亦可，站着读亦可。困了就睡，倦了就抛在一边，醒来之后，继续读，亦可不读。

读书之妙，妙在随意，读书之乐，乐在随性；读书之快，快在随心。手倦抛书，随意，随性，随心，是每个人都向往的读书状态。

手倦抛书

张念龙

是手倦指酸，还是书厚字重，读着读着，竟自睡了，书抛向了一侧，梦缠绵绵地走来。一枕，抑或一席；一床，抑或一室。

其实都不是，再重的诗书也酸倦不了灵动的手指。手倦抛书，为的是这种闲散的读书状态。这样的状态，读书是随意的、惬意的、快意的、诗意的。随意成全了惬意，惬意完美了快意，快意提升了诗意。

于我自己，也常常有这样的读书状态，夏